



五
雜
俎

八

15
1600
8



文雅
冊八
號六
函

15
1600
8

五雜組卷之十五

事部三

古人君即位稱元年而已未有年號也故諸侯之國各稱其君之年而天子正朔反置之若罔聞知不知當時律曆之頒往來文告之詞以何為準蓋夫子作春秋亦已仍其國史之舊矣自秦始皇立郡縣而民知有王漢武帝建年號而民知有朔萬世之後一統之治威令行於山陬



陳留謝肇制者



海隅者一君之功也至於廢井田築長城行夏時表六經皆為後人遵守而不能易非有絕世之資獨創之識何以與此而經生談無道主動以為口實不亦冤乎

年號之改莫數於武氏其次則唐高宗漢武帝又其次則宋仁宗也武氏在位二十一年至十六改元朝令夕更直以為戲耳高宗二十年中而十五改元蓋自總章儀鳳以後政自牝雞出矣漢武宋仁俱四十餘年而武改元者十一仁

改元者九其中或以人事或以符應多不過七八年少至一二年而遽改何不經之甚也古今不易年號者惟漢明帝隋煬帝唐高祖太宗憲宗宣宗懿宗而享祚不永者不與焉夫元者始也人無一始帝無一元而况十數乎我國家列聖相承惟於即位之踰年改元終身不易亦可謂卓越千古矣

宋太祖改元乾德後因與蜀王衍年號相同有宰相須用讀書人之語然國朝未樂則張遇

賢方臘已再命之一人又皆篡賊之靡何當時諸公失於詳考耶至於正德亦同夏乾德之號而自古以正為號者多不利如梁正平天正元至正之類為其文一而止也武皇帝雖終享天位而海內多故青宮無出統卒移之興邸命名之始可不慎哉隆慶亦州郡名改元之後復令改州此亦華亭不學之故也

凡帝王之命名不以山川郡邑為其易犯也梁蕭王德改元正平識者笑之我朝建文之號亦

同御名不知方黃諸君何鹵莽乃爾今上即位改河南之禹州同御諱也而皇太子諱又同縣名與其更易於後孰若慎重於初乎此亦禮臣之過也

古者嫌名不諱宋則併諱之矣國朝雖無諱例而亦有一字俱犯嫌名者如吾邑之長樂政與皇太子諱音相同不知將來當事者何以處之姑記以俟它日

三代之法有必不可行者井田封建是也井田

五經 卷十五
無論已封建以厚骨肉甚善也然各守其疆政
令不一一不便本支既繁賢愚異類一不便國
有大小遂啓爭端二不便盛時制馭猶懷不逞
委裘之際將若之何四不便且周之制但勅業
時一分封耳子孫之兄弟無尺寸之地也同聚
王畿其麗不億千里之內何以容之朝帶之亂
勢使然也自秦之後一復於漢而有吳楚之亂
再復於一國初而有靖難之師國之利器不可
以假人審矣

處宗藩之法莫厚於本朝而亦莫不便於本朝
唐宋宗室不胙茅土其賢能者皆策名仕籍自
致功業而國家亦利賴之但賢者少而不肖者
多天衍懿親至與齊民爲伍亦稍過矣宋時宗
室散處各郡縣入籍應試在京師者別爲玉牒
所籍至紹興十一年從程克俊言以所考合格
宗室附正奏名殿試其後雜進諸科與寒素等
而官績相業亦相望不絕書 國朝親王而下
遞降爲郡王將軍中尉庶人雖十世之外猶瞻

以祿恩至渥也而禁不得與有司之事不得為
 四民之業一百年來椒聊蕃息幾一十萬食租
 衣稅無所事事而薄祿斗粟不足餬口遂至有
 懷不肖之心親不睦之行者矣今天下宗室之
 多莫如秦中洛中楚中賢者賦詩能文禮賢下
 士而常爵爵有青雲無路之歎至於不肖者貧
 困者鶉衣行乞椎埋亡命無所不至有司不敢
 詰行旅不敢抗也日復一日人愈衆而敝愈極
 當事者猶泄泄然不立法以通之可乎

祖宗九廟親盡亦祧子孫五世之後無復降殺
 非法也世祿之子猶望象賢天衍玉牒不許入
 仕非情也故宗藩之庶遞殺至於庶人極矣庶
 人之外祿可裁也法可行也禁可寬也讀書者
 許在各郡縣入籍應試其它力農商賈任其所
 之奸盜詐偽有司以三尺繩之太辟以上奏聞
 可也此處宗藩之第一義也
 國朝立法太嚴無論宗室即駙馬儀賓不許入
 仕其子不許任京秩此雖別嫌明微之道亦近

於矯枉過正者矣。即如戶部一曹，不許蘇松及浙江江右人為官吏，以其地賦稅多，恐飛詭為奸也。然弊孔蠹竇皆由胥役官吏遷轉不常，何知之有。今戶部十三司胥算皆吳越人也。察秋毫而不見其睫，可乎。祖制既難遽違，而積弊又難頓更，故當其事者默默耳。

國朝駙馬尚主皆不用衣冠子弟，但以畿輔良家或武弁家擇其俊秀者尚主。之後即居甲第，長安邸中錦衣玉帶與公侯等。其父封兵馬指

揮文林郎母封孺人而已。駙馬雖貴為禁衛，然出入有時，起居有節，動作食息不得自由。而妳姆闈豎之老者威震六宮，掌握由已。都尉反俛首聽節制，凡事務結其驩，心稍不如意，動生讒間。近日如冉都尉興讓可鑑也。

冉都尉所尚主乃皇貴妃之女，上素所鍾愛者，伉儷甚篤。無間言，妳媪梁盈女恃其威福，每事動行節制。冉不善也。又侍官中愛聳時與齟齬，一日漏下一鼓，都尉自外入傳呼開邸中。

門故事中門非姝媪不開盈女不時至都尉排
 闥而入有頃盈女至出辭語都尉乘醉擊之翌
 日入朝奏聞盈女率其黨數十人伏闕下要而
 毆之幾死上不知也且怒都尉在率冉遂棄
 衣冠從間道歸里上益震怒遣緹騎跡之奪
 其父母爵祿廷中大小臣力諫俱不報冉既
 自歸上怒不解謫羈太學習禮自壬子冬至
 今半載尚未得與公主相見也時論以冉固未
 得善處之方而姝媪一老宮婢遂能煬灶蔽明

發惑主聰一至於此蓋牀第之言易入浸潤之
 譖難防故使椒房失其寵結褵墮其愛舉朝之
 臣工不足敵一婦人亦異事矣昔之史乘所載
 若王敦懾氣桓溫斂威真長佯愚以求免子敬
 炙足以違詔王偃保體於北階何瑀投軀於深
 井蓋自漢晉以來相沿至於今日未之有改也
 冉蓋不幸而遇其變耳
 牝雞之晨家之索也以二代神聖之開基國祚
 之悠久而不足供妹姐褒姒之一敗況其它乎

五經總論 卷之三
故詩書垂戒於婦人每惓惓焉知後世必有以是亡其國者也呂氏幾移漢祚武曌遂斬唐宗其始不過以色舉耳而禍之赫烈豈虞其至此漢之馬鄧宋之高曹賢矣而猶垂簾專政戀戀不忍釋手是亦牝之晨也此端一開能保其無妬悍淫虐者出其中乎我國家之制少主委裘權一聽於輔臣而母后不得預也可謂上追三代之遠過唐宋矣
三代以下之主漢文帝為最光武太宗次之宋

仁宗雖恭儉而治亂相半不足道也文帝不獨恭儉其天資學問德性才略近於上者使得伊周之佐興禮作樂不難也光武太宗以勦業而兼守成緯武經文力行致治皆間世之賢主也然建武之政近於操切貞觀之治未稍不終蓋不惟分量之有限亦且輔相之非人宋仁宗四十年中君子小人相雜竝進河北西夏日尋兵革苟安之不暇何暇致刑措哉四君之外漢則昭宣明章唐則玄憲宣武宋則藝祖太宗孝宗

其撥亂守成皆有足多者而隋之文帝唐之明宗周之世宗又其次也大約賢聖之君百不得一中上之資十不得一庸者仕九縱者十五世安得而不亂乎

我朝若一祖之神聖創守兼資而紀綱法度已遠過前代矣仁宗之寬厚宣宗之精勤孝宗之純一世宗之英銳穆宗之恭儉皆三代以下之主所不敢望者而宣孝二主尤極仁聖真所謂賢聖之君六七作者固

宜國祚之悠久無疆也

英宗初年委政三楊四海寧謐其後為王振所誤致北狩之變後又為石亨徐有貞所誤致奪門之慘迨武功竄曹石誅躬親萬機民安吏治天下謳歌太平者又十餘年然則輔相之功所關係豈少哉

本朝有一奇事巴巴之變翠華陷虜而却迴壬寅之變聖躬被弑而無恙此皆天之所佑非偶然者其它如宸濠之叛流賊之熾北虜南倭

五經總論 卷十五
之警關白楊應龍之桀驚而折筮捷之不煩再
舉至太乙百四十餘年而金甌無恙纖塵不警
固知太祖功德與天同大宜乎曆數之未艾
也

世廟末年雖深居不出然威福無一不自已出
者分宜父子怙權行私而密勿之地所以交結
近侍窺伺聖意者無所不至惴惴不保首領
是懼蓋自夏言王忬楊繼盛張經之死天下之
怒分宜始不可解而恩替勢敗亦自此發端矣

江陵之才智十倍分宜值今上初年生殺予
奪惟意所嚮而江陵生平多用申韓之學政事
過於操切十年之間雖海內又安比隆成昭而
國家元氣不無斷喪矣逮夫末年固位挾勢奪
情起復殛竄言官子弟相繼襲取大魁而人心
始大失所望矣分宜性鷙而難犯江陵器小而
易盈故嚴之老死牖下識者猶以為幸而張之
功臯自當不相掩也

江陵行事雖過操切然其實有快人意者如沙

汰生員廢書院裁減郡縣去諸冗員是也至於
久任稍苦諸守令禁勘合則若諸行旅是以人
多怨之至其結馮保以收諸內監之柄北任戚
繼光而虜不敢窺塞垣南任譚綸而倭寇斷服
其才智明決有過人者昔張垂崖謂眾人千言
不盡寇準一言而盡江陵有焉而未節驕奢縱
恣以覆其宗則亦不學無術之過矣
江陵給假治喪自京師除道達其室四千餘里
填塹刊木廣狹如一所至厨傳列竈千計外藩

木吏望塵迎拜相屬於道獨吾郡鄭雲瑩為河
南方伯禮無少加焉及至楚楚方伯至披衰絰
代孝子守苦次江陵大悅不逾年方伯遂撫楚
而鄭挂彈章歸矣時先大夫相吉藩聞諸藩有
致千金賄者先大夫持不可力止之江陵志
觀察趙思誠齟齬之先大夫聞即挂冠歸里而
後撫楚者為粉榆至戚猶以擅離職守參奏致
仕蓋當時之風旨可畏甚矣
唐玄宗會昌投龍文自稱承道繼玄昭明三光

弟子南嶽上真人宋徽宗羣臣上尊號爲玉京
金闕七寶元臺紫微上宮靈寶至真玉宸明皇
天道君其上章青詞自稱奉行玉清神霄保仙
元一六陽三五璇璣七九飛元大法師都天教
主噫莫尊於天子百神皆受號令者也而反屈
萬乘之稱從黃冠之號不亦兒戲狂惑之甚哉
其後會昌既變起帷幃而宣和亦身膏沙漠九
天道教何無感應至是哉
古今奉佛之主莫甚於梁武帝唐懿宗奉道之

主莫甚於唐武宗宋徽宗求仙之主莫甚於秦
始皇漢武帝然大則破國喪身小亦虛耗海內
惟崇儒重道之主安富尊榮四海又安而世之
人君往往不以彼易此何也噫無論人君卽士
君子讀六經傳注以取科第而其後也不有非
毀先儒棲心釋老者乎昔本不祥反古不智是
名教之罪人也

今之仕者爲郡縣則假條議以濟其貪任京職
則假建言以文其短居里閭則假道學以行其

五
私舉世之無學術事功二者壞之也故愛民實
政循良之上乘隨分盡職省曹之懿矩視身齊
家不言而化山林之高標總之聖人一言以蔽
之矣曰素位而行不願乎外
余每見郡縣吏禁約文告之詞布滿郊野條陳
利病之議連篇累牘似自以為伯夷之清龔黃
之才而不知太貪太拙者伏於其中也友人王
百穀有言庖之拙者則椒料多匠之拙者則繩
釘多官之拙者則文告多有味其言之矣

臺諫言事自其職掌然近來紛囂往復求勝不
已可惜此白簡不用之觸邪而用之聚訟也其
它省寺出位而言似於侵官矣然言之而當出
位何傷若楊忠愍海忠介及近時鄒爾瞻吏部
與趙吳諸太史人孰有議之者一一名譽不章
識見謙劣或素行多疵居官滋穢而效顰建白
掇拾唾餘或竊批鱗之名以雄行其鄉或攻必
救之勢以自固其位人之視已如見肺肝亦何
益之有哉

新建良知之說自謂千古不傳之秘然孟子諄諄教人孝弟已拈破此局矣况又鵝湖之唾餘乎至於李材止脩之說益迂且腐矣夫道學空言不足憑也要看真儒須觀作用新建抗疏定亂信文武之兼材然當獻俘金陵之際為江彬所排陷進退去就一力可以割斷而濡滯忍耻夜對池水欲吊汨羅何無決也名與身孰輕當時抗雷霆窟嶺海間關萬里不死而死於功成之後豈所謂重若鴻毛輕若泰山者公固未之

熟思耶此其地位尚未及告子孟施舍而何孔孟之有也至於李材邀功緬甸殺無辜以要爵賞身窟閩海揚揚自得此華士少正卯之流視新建又不知隔幾塵矣

古者天子五載一巡守周於四岳今一巡幸而所過郡邑豈然騷動矣古者諸侯土三載一朝覲絡繹不絕今一封藩而舟航傳置疲於供命矣蓋古者不獨上之節省其儀從有限亦且下之富饒其物力可供今則千乘萬騎征求無藝

五宗經 卷十五
而尺布斗粟無非派之丁田者至於供億之侈
靡中涓之需索日異而歲不同十年之間已不
啻倍蓰矣自此以往安所窮極故天子之不巡
守也侯王之不朝見也亦時勢使然也
今 上太婚所費十萬有奇而 皇太子婚禮
遂至二十萬有奇福邸之婚遂至三十萬有奇
潞藩之建費四十萬有奇而近日福藩遂至六十
十萬有奇潞藩之出用舟五百餘而福藩舟遂
至千一百餘此皆目前至近之事而不同若此

潞藩莊田四萬頃徵租亦四萬一畝一分皆荒
田也福藩比例四萬頃而每畝徵租二分則十
一萬矣夫民之窮日甚一日而用之費亦日甚
一日公私安得不困乎
今人以拜官為除官沈存中筆談云以新易舊
曰除如新舊歲之交謂之歲除易除戎器戒不
虞亦謂以新易舊之義而塔亦謂之除者自下
而上亦更易之意也

今天下神祠香火之盛莫過於關壯繆而其威

靈感應載諸傳記及耳目所見聞者皆灼有的據非幻也如福寧州倭亂之先神像自動三日乃止友人張叔弢親見之萬曆間吾郡演武場新神像一匠者足踏其頂出嫚褻語無何僵仆而死則余少時親見之江右張觀察堯文上計至桃源病革移入王祠中其兄日夜哀禱經七日復蘇親見神攝其魂以還張君言之歷歷如在目前者亦異矣王生時輔偏安之蜀功業不遂身死人手而沒後英氣乃亘千載而不磨若

此此其故有不可知者若以為忠義正氣致然則古今如王比者未嘗無人也或謂神能禦災捍患則帝紀其功而遷其秩神功愈著則威望愈崇亦猶人世之遷轉身然王自唐以前未之有聞迨宋以鹽池一事遂著靈異且張道陵於漢季為黃巾妖賊王以破黃巾起家而冥冥之中又聽天師號令使其偽耶則當顯侈之使其真耶吾未見道陵之賢於王也此益不可解者也

余嘗謂雲長雖忠勇有餘而功業不卒視之呂蒙智謀其不敵也明矣而萬世之下英靈顯赫日月爭光彼曹操孫權皆不知作何狀而王獨廟食千載代宗褒祀是天固不以成敗論人也而人顧有以一敗沒全功以一青掩大節者獨何心哉使今人生子必願其為阿蒙不為雲長而慕府上功必以失陷荊州為千古之罪案矣故今之人皆逆天者也

唐以前崇奉朱虛侯劉章家祠戶禱若今之關

王云然自壯繆興而朱侯之神又安之也今世所崇奉正神尚有觀音大士真武上帝碧霞元君二者與關壯繆香火相埒遐陬荒谷無不月而祝之者凡婦人女子語以周公孔夫子或未必知而敬信四神無敢有心非巷議者行且與天地俱悠久矣豈神佛之中亦有遭遇而行世者耶抑神道設教或相禪而興也

佛氏之教一味空寂而已惟觀音大士慈非心衆生百方度世亦猶孟子之於孔子也大士變相

五雜俎 卷十五
無常而粧塑圖繪多作女人相非矣既謂大士
豈得為女既謂成佛則男女之相俱無矣蓋有
相則有情識姪想故也

大士變相不一而世所崇奉者白衣為多亦有
白衣觀音經云專主祈嗣生育之事此經大藏
所不載不知其起何時也余按遼志有長白山
在冷山東南十餘里蓋白衣觀音所居其山鳥
獸皆白人不敢犯則其奉祀從來久矣

真武即玄武也與朱雀青龍白虎為四方之神

宋避諱改為真武後因掘地得龜蛇遂建廟以
鎮北方至今香火殆遍天下而朱雀等神絕無
崇奉者此理之不可曉

劉昌詩蘆浦筆記載草鞋大王事甚可笑初因
一人挂草履於樹枝後來者効之纍纍千百好
事者戲題曰草鞋大王以後遂為立祠大著靈
異其人復過恠而叩之則老鋪兵死而為鬼憑
於是也大凡妖由人與人崇信之即本神未必
降而它鬼亦得憑藉之矣故村谷荒祠不可謂

無鬼神也

今佛寺中尚有清淨謹嚴者其供佛像一飯一水而已無酒果之獻無楮陌之焚無祈禱報賽之事此正禮也至觀音祠則近穢雜矣蓋愚民徼福者多求則必禱得則必謝冥楮酒果相望不絕不知空門中安所事此良可笑也然猶齋素也其他神祠則牲醪脯糗爛然充庭計所宰殺物命不計其數不知神之聰明正直亦惻然動念而嘔噦之否耶

江河之神多祀蕭公晏公此皆著有靈應受朝廷勅封者蕭撫州人也生有道術沒而為神閩中有孳公廟不知所出金陵有宗舍人相傳太祖戰鄱陽時一機纜也鬼憑之耳北方河道多祀真武及金龍四大王南方海上則祀天妃云其它淫祠固不可勝數也

天妃海神也其謂之妃者言其功德可以配大云耳今祀之者多作女人像貌此與祠觀音大士者相同習而不覺其非也至於社于美陳于

五經系 卷五
早皆以拾遺訛爲十姨儼然婦人冠帔不尤堪
捧腹耶一云天妃是莆田林氏女生而靈異知
人禍福故沒而爲神余攷林氏生宋哲宗時而
海之有神則自古已然豈至元祐後而始有耶
姑筆之以存疑

羅源長樂皆有臨水夫人廟云夫人天妃之妹
也海上諸船祠之甚虔然亦近於淫矣太凡吾
郡人尚鬼而好巫章醮無虛日至於婦女祈嗣
保胎及子長成祈賽以百數其所禱諸神亦皆

里嫗村嫗之屬而強附以姓名尤大可笑也

男子之錢財不用之濟貧乏而用之奉權貴者
多矣婦女之錢財不用之結親友而用之媚鬼
神者多矣然患難困阨權貴不能扶也疾病死
亡鬼神不能救也則亦何益之有哉

箕仙之士不知起於何時自唐宋以來卽有紫
姑之說矣今以箕召仙者里巫俗師卽士人亦
或能之大率其初皆出於遊戲幻惑以欺俗人
而行之旣久似亦有物憑焉蓋游鬼因而附之

吉凶禍福間有奇中卽作者亦不知其所以然也余友人鄭翰卿最工此戲萬曆庚寅辛卯間吾郡瘟疫大作家家奉祀五聖甚嚴鄭知其妄也乃詐箕降言陳真君奉上帝勅命專管瘟部諸神令卽立廟於五聖之側不時有文書下城隍及五聖惠民翕然崇奉請卜無虛日適聞獄失囚召箕書曰天網固難漏人寰安可逃石牛逢鐵馬此地可尋罕無何果於石牛驪鐵馬鋪中得之名遂大譟遠近祈禳雲集時有同事數

人皆余友也余笑問之諸君亦自詫不知其何以中也洎數年諸君倦於應酬術漸不靈矣然里中兒至今不知其偽也

新安諸生同塾中有學召箕者於塾中作之有頃鬼至問休咎畢而不得發遣之符鬼不肯去問之曰我游鬼也爲某處城隍送書適君中途見召今不得符驗何以得歸諸生無如之何鬼日夜哀嘯溷黷同學者皆驚散逾月餘一道人善符錄爲書一道焚之始去世間鬼神之事未

嘗無也

世傳箕詩亦極有佳者想是才鬼附之不然作者僞也余在東郡功曹有能召呂仙者名籍甚余托令代卜數事既至讀其詩不成章笑曰豈有呂純陽而不能詩者乎它日又以事卜則筆久不下扣之徐書曰渠笑我詩不佳然此鬼能知余之笑彼而終不能作一佳詩相贈且後來之事亦不甚驗始知俗鬼所爲而乃托之呂先生呂何不幸哉

人平日能不殺生亦是佳事一切果報姑置勿論但生動遊戲一旦斃之刀俎自所不忍今人愛惜花卉者偶被摧折猶懊惱竟日况血氣之倫乎但處世有許多交際力未能斷且肉食已久性有不堪耳平時居家富禁其大者如牛所不必言羊豕之屬市之可也雞鴨之類祭祀燕享付之庖廚可也自奉疾病之外不復特殺亦惜福之一端也

已既戒殺則於子孫家人當以義理曉諭之使

五宗卷之五
卷之五
之帖然信從不必專言報應反啓人不信之端
矣余嘗見新安一富室戒特殺而三牲之奉朝
夕不絕責家人市已殺者家人私豢養之臨期
殺以應命而利其腹中所有又見吾郡一友人
佞佛最篤殺禁甚嚴而子姪鵝鴨成羣肉食自
若宰殺皆絞其頸使不聞聲其爲冤苦甚於刀
俎傍觀者莫不竊笑而二人終不悟也又有巨
室子弟居親之喪飲酒食肉自如而祭祀之日
恠於用財靈几之前果菜而已此又名教之罪

人也

祀先燕客無不殺牲之理卽受地獄之報吾亦
甘之且世之藉口不殺者直是慳耳何曾知惜
物命耶

佛教吾儒之所闢然有不必闢者戒殺是也但
佛家戒殺爲輪迴計吾之戒殺則不忍其死於
非命而已至於牛則有功於人甚大殺之與殺
良將何異三代之際天子無故不殺牛諸侯無
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此戒殺之說非始

釋氏也。今之羊豕無故而殺者多矣。至於牛以天子之所禁而庶人日殺之，可乎？力未能盡去，去其甚者可矣。

古人之戒殺仁也。釋氏之戒殺懼也。今人之戒殺慳也。已不殺而食人之殺者，又可笑也。

地獄之說所以警愚民也。今縉紳士君子亦談之矣。然談之者多而知避之者何少也。國家設律原以防民。今匹夫盜一鍰以上吏執而問之，貪官苞苴千萬，柵載以歸而人不問也。故懼

法者皆愚民而犯法者皆君子也。但不知陰中之法亦如陽間漏網吞舟否耳。

人之才氣須及時用之。過時而不用則衰矣。如蘇長公少時多少，聰明文章議論縱橫飛動，意不可一世。屢經摧折，貶竄下獄，流離困苦，至不能自保其身。故其暮年議論慈悲可憐，如竹蠹雞卵亦稱佛子，食數蛤蟹即便懺悔。向來勃勃英氣消磨安在。須知人要脚跟牢，踐實地則生死之念不入其胸中。此公學力地位視韓歐二

五祭錄 卷三
公尚不無少遜耶蓋韓歐入門從吾儒來而蘇
公入門從諸子百家來也

陰德必有報此自世人俗語然為報而後行陰
德其為德淺矣昔人謂陰德如耳鳴人不知而
已獨知之謂陰德余謂亦非必全活物命而後
謂之陰德即行一善事出一善言皆是也亦皆
有報書曰惠迪吉從逆凶如李廣殺降不侯自
是道理上不該殺于定國全活人多其門間
自是應得全活不然縱賊為民害亦可謂陰德

乎大凡有利於人及理所當為者孳孳為之皆
德也不必計較人之知否亦不必望後之有報
否也

古人云死生亦大矣然有生必有死生何足喜
死何足懼即死而有報應不過善惡兩途善自
可為惡自不可為何必計較報應譬如奸盜詐
偽即律所不禁良民不為也懼死而脩生惑矣
懼來生而脩今生益惑矣

使今世之富貴貧賤皆由前生之脩否乎則富

五
卷
貴而驕侈淫虐怙權亂政者比比而是前生之
脩何遽墮落至是也貧賤之士脩身立名不朽
於後世者多矣其所得與一時富貴孰多前生
不脩能致是乎夫士貴自立即今生之富貴貧
賤不必論也而况又追求之前生又希冀來生
之富貴其志識卑陋亦可哀矣

屠儀部隆苦談前生之說一日集余吳山署中
與黃白仲辯論往復遂至夜分然二君皆非真
有見解者不過死生念重懼來生之墮落姑妄

言以欺人耳然惑之既久遂至自欺矣夫前生
既不能記憶後生又不可預期姑就今生百年
之中能脩得到無人非無鬼責地位亦足矣二
君定識既淺愛根甚重一切貪嗔邪淫妄語等
禁彼皆犯之今生已不勝罪過矣何論前後世
哉

嘗愛趙子昂有題圓澤二生公案詩云川上清
風非有著松間明月本無塵不知一子緣何事
苦戀前身與後身此千古以來第一議論也惜

不為屠黃一君誦之

老氏三寶不過退一步法易經曰日中則昃月中則虧聖人處世亦是退一步法至釋氏則色想愛識一切不留此雖不言來生而已隱然為後來地矣譬之樹果今歲結實太盛明年必無生譬之日用今日太飽明日必傷食此理之常無足恠者盈虛消息之理即天地不能違也而况於人乎

人有死而為閻羅王者如韓擒虎蔡襄范仲淹

韓琦等皆屢見傳記而近日如海瑞趙用賢林俊皆有人於冥間見之人鬼一理或不誣也劉聰為遮須國王寇準為浮提王亦此類耳

太平廣記載貞元中江陵少尹裴君有子為狐所魅延術士治之有高氏子為之醫治居數日又有王生至見高曰此亦狐也少選又有道士來見二人曰此皆狐也閉戶相毆擊垂死則道士亦狐也裴皆殺之而子差此寓言耳今人有一事而言者指之為私俄有救者又指言者為

私而旁觀者又謂言者救者之皆私及事定局結則旁觀者亦私也近來三五十年間此弊為最多也

唐文宗有言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夫朋黨之分若果一正一邪易辨也亦易去也如宋元祐紹聖之黨是也正之中有邪邪之中有正其初起於意見之不同而其勢成於羽翼之相激各有是非各有君子小人難辨也亦難去也如唐牛李之黨是也李誠勝牛然李不純君子

而李之黨不盡君子牛不純小人而牛之黨不盡小人此其辨別去取上聖猶或難之而况唐之庸主乎然則調停之說是與曰真知其中之各是各非而去取之可也漫無可否而兩存之適足以滋亂耳是子莫之執中也

執中無權此語切中今人調停之病夫使黨而果一正一邪則明別黑白若愛牛羊而逐豺狼不害其為中也使黨各有邪正不能盡用一偏亦當酌而察之如鳥喙參朮擇其輕重而適其

所宜若徒調停執中一半參木一半烏喙有不
殺人者乎噫謀國者不宜愛中立不倚之虛名
而受首鼠兩端之實禍也

元馮夢弼乘驛向入蕃驛吏告以天晚馬絆在
江上不可行馮不聽果遇怪物如屋拜之而滅
腥浪襲人馬絆者馬黃精也遇之輒為所啖今
南方常訛傳有馬騮精能食人及史書所載狹
母鬼者想皆此類但多訛言耳未有親見之者
也宋宣和間黑書見於宮禁中此自是亡國之

徵人家屋宅亦時有狐魅出入者大約妖由入
興門衰祚薄則邪乘之矣

江北多狐魅江南多山魈鬼魅之事不可謂無
也余同年之父安丘馬太中丞巡按浙直時為
狐所惑萬方禁之不可得日就尪瘵竟謝病歸
魅亦相隨渡淮而北則不復至矣山魈閩廣多
有之據人屋宅淫人婦女蓋夷堅志所載木客
之妖者當其作祟之時百計不能驅禳及其久
也忽然而去不待驅之蓋妖氣亦有時而盡故

耳

國之禍常起於開邊家之禍常起於厚積身之禍常起於服餌二者皆貪心所使也滁州道人教人食息起居常至九分而止余謂九分亦已過矣若留有餘以還造化享不盡以遺子孫卽半取之何害保嬰論云若要小兒安須帶三分饑與寒此格言也終身守之可也

臨沮鄧差家累戶萬而鄙吝不堪道逢估人初不相識邀差共食布列殊品差訝而問之客曰人生在世止爲身口耳一朝病死能復進甘味乎終不如臨沮鄧生平生不用爲守錢奴耳差默然歸家宰鵝而食方一動筋骨哽其喉而死人之享福信有厚薄然貧賤自甘猶可言也積而不散愚惑甚矣蓋苞苴科歛得之不以其道使復知享用是天助其爲虐也故多藏者必厚亡不於其身必於其子孫非不幸也

節儉與慳吝原是二種今世之慳者動托於儉矣漢文帝衣不曳地露臺惜百金之產至於百

姓租稅動輒蠲免此真儉也今之儉者志於聚
斂入而不出廣布田宅以遺子孫至於應酬交
際草惡酸音此直貪而鄙耳何名爲儉孟子曰
儉者不奪入今以奪入爲儉者多矣

官至九卿俸祿自厚卽安車食肉有千金之產
原不爲過蓋不必強取之民而國家養庶之資
已不薄矣今外官七品以上月俸歲得百金四
品以上倍之餽口之外自有贏餘何至敝車羸
馬懸鵝疏糲而後爲廉吏也至於大臣則愈厚

矣論語稱季氏富於周公可見周公當時亦富
諸葛武侯身歿之後亦有桑八百株田數十頃
古人之不貪財不近名如此蓋其心大公至正
之心也今人聚斂厚積者無論已一一位列三
事繩牀布被弊衣垢冠妻子不免饑寒不知俸
入作何措置既不聞其辭免又不見其予人此
亦大可笑事也而世競尚之以爲高吾以爲與
貪者一間耳貪者嗜利矯者嗜名一也會者害
物而矯者不能容物亦一也

清如伯夷而不念舊惡任如伊尹而不以寵利
居成功和如柳下惠而不以三公易其介此其
所以爲聖也後世若元禮清矣而龍門太峻博
陸任矣而晚節不終夷甫和矣而比之匪人其
及不亦宜乎

近代若海忠介之清似出天性然亦有近詐者
疾病之日人往伺之卧草薦上無席無帳以婦
人裙蔽之一品之祿豈不能捐數鑲置一布帳
乎不然直福薄耳唐盧懷慎妻子凍餓門不施

猶引席自障昔人已辨其非矣李嶠爲相卧布
被青絛帳則安明皇賜以茵褥錦綺則通夕不
寐或亦海忠介之類乎然忠介身後誠無餘財
近來効顰者家藏餘鏹而外爲織罽之態欲併
名與利而皆襲取之視海公又不啻天壤矣
爲伯夷之清較易爲柳下惠之和較難清不過
一味自守絕俗而已和而不失其正非有大識
見有太力量不能也後漢黃叔度汪汪若千頃
陂澄之不清滄之不清濁夫滄之不清濁易耳澄之

五經卷之五
卷之五
不清此地位難到也

人之相去誠隔數塵塵者能讓天下而貪者至
爭分文之末寬者汪汪于頃而備者至不能容
一粟智者經緯天地而愚者至不能辨六畜忠
者不避鼎鑊而佞者至嘗糞掃門賢者希聖入
神而不肖者至窮奇構杌此非有生以來一定
而不可變者哉夫子曰上智與下愚不移是也
孟氏謂人皆可為堯舜吾終未敢以為然
夫子謂性相近習相遠又謂上知下愚不移明

言人性有上中下二般此聖人之言萬世無弊
者也孟子謂人皆可為堯舜不過救世之語引
誘訓迪之言耳非至當之論也夫以孟子之辯
終日闢楊墨道性善而高第僅僅一樂正子猶
不免從子敖之齊以及門諸弟子求一人到善
信地位尚不可得何論堯舜乎至宋儒不敢違
孔子之言又不能原孟子立論之意遂翊為義
理氣質之性以附會之此尤可笑義理者死物
也定位也天地之內六合之外無物非義理之

五經集注 卷十五
所寓安得謂之性也性從心而生非附血氣則
無性之名矣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性是有而
未發也非全無也人死而形骸臭腐神魂灰滅
可謂之無性矣不可謂之無理也性有有有無
而理則無有無無也易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
性也不信聖人之言而泥宋儒之語將愈解而
愈窒礙矣

周處少時無賴鄉里稱其與白額虎巨蛟為三
害武后時酷吏郭霸死洛陽橋成大旱而雨中
外傳為三慶鄉有惡人其害固不啻山上之虎
水中之蛟而酷吏之死其為慶又豈橋成雨降
而已哉余每見貪官酷吏剝民膏脂以自封殖
而復峻刑法以箝其口使百里之內重足一息
重者亡身破家輕者殘形毀體即洪水猛獸未
足喻其慘也

酷吏以擊剝為聲上多以為能貪吏以要結為
事上多為所中然以貪敗者十尚五六以酷去
者十無一二蓋近來之吏治尚操切而人情喜

近名故也

殺人者死法也而有不盡然者姤婦殺人不死也庸醫殺人不死也酷吏殺人不死也猛將殺人不死也不惟不死且敬信之褒獎之死者枕籍乎前而不知也則法有時而窮也釋氏地獄之說有抽腸拔舌油鍋火山刀梯磔剉之刑如此則閻王之酷虐甚矣即使愚民有罪無知犯法聖人猶憐憫之豈忍便加以人世所無之刑使之冤楚叫號求自新而不可得哉

蓋設教之意不過以人世之刑止於黥杖絞斬凌遲而極而犯者往往不顧故特峻爲之說使之驚懼而不敢爲惡此亦子產爲政莫如猛之意也然張湯杜周周興來俊臣之徒其獄具慘酷不減地府而不聞民之遷善改過也使冥冥之中萬一任使不得其人而夜叉羅刹得以為政其濫及無辜貽害無類豈淺鮮哉老氏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世有一種窮奇禱祝兇淫暴戾者卽入之地獄而出其惡猶不改也小

說載華光天王之母以喜食人入餓鬼獄經數百年其子得道乃拔而出之甫出獄門即求人肉其子泣諫母怒曰不孝之子如此若無人食何用救吾出來世之爲惡者往往如此矣小說野俚諸書稗官所不載者雖極幻妄無當然亦有至理存焉如水滸傳無論已西游記曼衍虛誕而其縱橫變化以猿爲心之神以豬爲意之馳其始之放縱上天下地莫能禁制而歸於繫繩一呪能使心猿馴伏至死靡他蓋亦求

放心之喻非浪作也華光小說則皆五行生剋之理火之熾也亦上天下地莫之撲滅而真武以水制之始歸正道其他諸傳記之寓言者亦皆有可采惟三國演義與錢唐記宣和遺事楊六郎等書俚而無味矣何者事太實則近爾可以悅里巷小兒而不足爲士君子道也凡爲小說及雜劇戲文須是虛實相半方爲游戲三昧之筆亦要情景造極而止不必問其有無也古今小說家如西京雜記飛燕外傳天寶

遺事諸書虬髯紅線隱孃白猿諸傳雜劇家如
琵琶西廂荆釵蒙正等詞豈必真有是事哉近
來作小說稍涉恠誕人便笑其不經而新出雜
劇若浣紗青衫義乳孤兒等作必事事考之正
史年月不合姓字不同不敢作也如此則看史
傳足矣何名為戲

戲與夢同離合悲歡非真情也富貴貧賤非真
境也人世轉眼亦猶是也而愚人得吉夢則喜
得凶夢則憂遇苦楚之戲則愀然變容遇榮盛
之戲則歡然嬉笑總之不脫處世見解耳近來
文人好以史傳合之雜劇而辨其謬訛此正是
癡人前說夢也

戲文如西廂蒙正蘇秦之屬猶有所本至於琵
琶則絕無影響只有蔡中郎一人而其餘事情
人物無非假借者此其所以為獨泐之筆也
胡元瑞曰凡傳奇以戲文為稱也無往而非戲
也故其事欲謬悠而無根也其名欲顛倒而亡
實也故曲欲熟而命以生也婦宜夜而命以旦

也開場始事而命以末也塗汚不潔而名以淨也凡以顛倒其名也此語可謂先得我云矣然元瑞既知為戲一語道盡而於琵琶西廂董永關雲長等事又娓娓引證辯論不休豈胸中技曠耶

宦官婦女看演雜戲至投水遭難無不大哭失聲人多笑之余謂此不足異也人世仕宦政如戲場上耳倏而貧賤倏而富貴俄而為主俄而為臣榮辱萬端悲歡千狀曲終場散終成烏有

今仕宦於得喪有不動心者乎罷官削職有不慟哭失聲者乎彼之慟哭憂愁不過一時而止而此之牽纏係累有終其身不能忘者其見尚不及宦官婦人矣然則古之名賢亦有悲愁拂鬱者何也曰上等聖賢如孔孟之憂不遇為道也其次名賢如屈原梁鴻之憂不遇為國也又其次如退之子瞻之貶竄孟郊賈島之流落其憂為身命也若今之世法網既寬山林皆樂流竄貶謫皆儼然安居高卧豐衣美食老死牖下

矣昔人所謂富不如貧貴不如賤正謂今日之仕宦言也而猶戀戀不已不亦惑之甚乎

白樂天抗志辭榮似知道者而其詩有曰眼前何日赤腰下幾時黃識趣之卑陋甚矣宋夏侯嘉正常語人曰吾得見水銀銀一錢知制誥一日死無恨矣此正所謂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者世間乃有此痴心漢真堪一棒打殺也人若存一止足之心則貧賤而衣食粗足可以止矣富貴而博一官一第異於凡民亦可以止

矣流行坎止聽之可也若不知足必滿其願而止則將相不足必為帝王帝王不足必為神仙神仙不足必為玉皇太帝又要超元會大劫之外方為稱心也少不如意憂戚生矣死生亦然人之死也卒然而去即有天大未了之事只得舍之而行若語人以料理諸事俱畢而後就死則雖萬有千歲事無了期也人能於進退死生處之泰然保其必不墮落矣

韓侂胄用事時其誕日高似孫獻詩九章每章

用一錫字謂宜加九錫也辛棄疾以詞贊其用
 兵則用司馬昭假黃鉞果姓真王故事一人皆
 名士也乃作此舉動當時筆端信手草草惟恐
 趨承之恐後豈知其遺臭萬世乎趙師弄之犬
 吠程松之獻妾不足異也當江陵柄國時其誕
 日有以天與人歸四字題冊子送之者有以禪
 授廢立命題者其留奪情之旨有朕不日舉
 疇庸之典者當時已作首相矣又將登庸非禪
 位乎一時臣工以逢迎為戲諛之惟恐不足而

為人臣子者受之而不疑當之而無驚畏之色
 是尚可立於天地間乎大臣者處盛滿之極則意念難持為小臣者
 見勢燄之張則立腳難定人能以寵利居成
 功如諸葛汾陽終無傾覆之理能以炎涼為
 向背如汲黯宋璟豈有冰山之慮哉助如博陸
 而竟以凶終才若元柳而未免濡足信哉自立
 之難也

國初各省試官臨期所命不拘資次洪武初吾

閩中一老廣文家居忽命主某省試事畢歸家
猶一廣文也亦不知主試之爲榮所取士子之
爲門生也弘正中漸用京官然王文成以主政
丁艱家居方闕卽起主山東試其兩京主試向
亦有用本省人者如嘉靖癸卯則無錫華察戊
午則常熟瞿景淳辛酉則無錫吳情皆主南畿
試而情於是科同邑登榜者頗衆物論譁然自
此著爲令不用本省人矣然鄉會一體也主會
試者又安得於四海九州之外別擇一人使知

貢舉耶

宋試士以四場初本經次兼經六義十道次論
一首次策二道其十道義知者直書本文不知
者止云某知未審不敢對謹對十對其六以上
卽合格矣 國朝洪武初初場本經義一道四
書義一道二場論一首詔誥表箋内科一道三
場策一道而已後十日面試騎射書律四事至
十七年始定今式初場七義次場去箋而加五
判二場增策四道而面試廢矣然七義五策皆

似太多風簷寸晷力不能辦求其完璧事事精
好安可得也然弘正以前書義三經義一亦有
中式者詔誥與表惟人所撰今則俱榜出不收
矣然論策判皆無用之物士子亦不甚究心即
閱卷者亦以初場為主也

省試南宮皆以文字為主至廷試則必取字畫
端楷無訛者居首以便進御宣讀也相傳惟
羅脩撰倫因策長書不能竟遂書於彤墀上
上命人錄之另騰以進隆慶戊辰上初即位

問人言狀頭有可私得者乃於二甲卷中隨意
取之得羅宗伯萬化權為第一羅素不善書卷
中塗抹甚多信乎其有命也

天下之物妍媸皆一定而不易獨制義不然甲
之所賞乙之所擯好醜紛然終無定價不獨此
也一人之身昨所取士而今日糊名復試去取
必不盡同矣甚可恠也唐韓昌黎應試不遷怒
一過題見黜於陸宣公翌歲宣公復為試官仍
命此題昌黎復書舊作一字不易而宣公大加

稱賞擢爲第一以昌黎之文宣公之鑑猶無定
若此況今日乎

唐及宋初皆以賦詩取士雖無益於實用而人
之學問才氣一覽可見且其優劣自有定評傳
之後代足以不朽身荆公制義興而聰明才辯
之士受首帖身勤帖嘖之不服矣所謂變秀才
爲學究者公亦自知其弊也至我 國家始爲
不刊之典且唐宋尚有雜科而 國家則惟有
此一途耳士童而習之白而紛如文字之變且

異月更不可窮詰卽登上第取華撫者其間醇
疵相半瑕瑜不掩十年之外便成芻狗不足以
訓今不可以傳後不足以裨身心不足以經世
務不知 國家何故而以是爲進賢之具也宣
正以前尚參用諸途吏員薦辟皆得取位卿相
近來卽鄉薦登九列者亦絕無而僅有矣上以
是求卽下不得不以是應雖名公鉅卿往往出
於其間而欲野無遺賢終不可得已後有作者
人材薦辟之途斷所當開而用人資格亦當少

五經集解 卷之五
破拘鑿可也

國朝進士一入史館即與六卿抗禮鼎甲無論
卽庶常吉士亦爾二十一年間便可躋卿相清華
之選百官莫敢望焉弘成以前內閣尚參用外
秩如陳山以舉人楊士奇以薦辟楊一清以大
司馬張聰以南刑曹皆入綸扉五十年以來遂
顯用詞臣矣說者曰內閣太學士原詞臣之官
也而非相也然內閣既可兼吏戶則外秩豈不
可兼學士乎唐宋以前出爲郡守入則兩制卽

詞林亦未嘗擇人也今必以鼎甲及庶常吉士
爲之已拘矣又以內閣必詞臣可入不見祖
宗故事耶近來枚卜之典言官娓娓論列欲循
內外兼用之制而卒格不行蓋相沿已定遽難
議更耳

漢卜式司馬相如皆入贊爲郎則知古者贊
之制其來已久蓋亦當時開邊治河軍國之需
不足而取給於是也然止於爲郎而已至桓靈
時始賣至三公唐至德宗告身纔易一醉財之

五十六卷
卷十五
踰數百而鴻臚光祿一寺之屬亦皆以百計繡
衣銀艾擁傳遨遊呵殿里閭雄行鄉曲所入幾
何而其取價已不貲矣近來言事者屢形白簡
欲行裁抑沙汰而卒不見施行亦勢有所不可
行也
五行祿命財能生官故多訾之家可以致貴然
余里中嘗有人粟得官而卒罄其產者人皆嗤
笑之余謂古人亦有之諸君不察耳昔司馬長
卿以貲爲郎至武騎常侍其後病免客遊梁家

徒四壁立非買官而貧之故事乎衆爲絕倒
漢文帝承諸呂之亂卽位數年間匈奴寇邊濟
北叛逆乘輿行幸軍國之費不知紀極而民不
告困國有餘積一年十一年俱免天下田租之
半而十二年遂併其半之租稅盡除之末年又
令諸侯無入貢弛山澤不知當時國用於何取
給蓋文帝之恭儉節愛固自性成而當時羞役
之法尚行用民之力不必催募也然亦異矣轉
眼至於武皇遂至摧酷算緡海內虛耗今天下

五系
卷五
漕粟之費數百萬有奇而上供御用者名爲金花亦四百萬有奇其他司農司空之屬各項徵輸計不亦三百萬而不足者又取諸鹽課百餘萬取諸太僕馬價四十餘萬而度支猶告匱不已邊軍之餉常遲半載水衡之錢入不繼出至於礦稅之使四出張彌天之網設竟地之采其取利無所不屆而用度常苦不足此真不可解之事也
國用之不足雖由上之不節而下焉者綜覈之

未精虛文之糜費蠹尅之多端因循之虧耗亦常居其半焉三殿之工木取諸川貴吳楚每條最巨者計費九千金而沿途傳置之費不與焉若遇節省之朝一木可作一殿矣余在繕部適皇極門興工有鐵釘爐頭者一切鐵及柴炭皆取諸官之外但鑄冶手工至一千五百金其他大率往往如是真可笑也
朝廷御用之物其工直視民間常千百倍而其堅固適用反不及民間計侵漁冒破之外得實

用者千分中之一分耳每一繕造必內使與臺省部寺諸臣公估其直直不浮內使不從也一物之進自外達內處處必索鋪墊一處不飽其欲物不得前也領官錕置辦者皆京師大駟積猾內結近侍外通胥曹預支白鏹以營身肥家廣置田宅妻妾鮮車怒馬出入呵殿及期限時迫則捐十之三以啗內使而以十之一供應窮緣為奸苟圖塞責而已其中千孔百穴盤據溷亂牢不可破稷蜂社鼠難以窮詰故財用坐困

而竟未嘗享其利也望財射利與夫營營趨而宦官之尊貴者趙高為中丞相龔澄樞為內太師然曰中曰內猶所以別於廷臣也至唐魚朝恩始為國子祭酒宋童貫為樞密院使官至太師甚矣我國家之制內臣秩止四品而其後如王振劉瑾顧指公卿不啻奴僕則亦無其名而有其實矣

漢時宦官驕橫日中至無天子然王甫一休沐歸舍司隸校尉捕治死於杖下猶狐雛腐鼠耳

唐宦官典兵柄廢立自由然鄭朗自中書歸李敬實衝路不避一疏奏聞立剝紫綬配南衙神策小將衝京兆尹前導得以立馬杖殺之至宋韓魏公之去任守忠又不足言也蓋當時內監之勢雖盛而國家所以尊禮大臣而假借之者體貌常優即人主意向亦未嘗不欲除去此輩也但力不能耳我國家宦官雖不與朝政不典兵權而體統尊崇常據百僚之右輔臣出入九卿避道而內監小豎揚揚馳馬交臂擊鼓而

過前驅不敢問輔臣不敢嗔也如往年教宗伯為一內使奔馬觸其輿仆地且鞭及其衣幸上聖明為咎內使而竄之然地既禁近人復衆多聲勢烜赫動移主心近日宛平令李嗣善以擅箠內監幾罹不測賴廷臣力爭上怒始解李止外謫然亦百年來初見之事也至於外藩採金權稅者皆蟒衣玉帶侍衛數百人建牙吹角一與制府等郡縣大夫莫敢與橫行也雖其中不無彼善於此但習與性成善者十分中之

一一耳

宋吳味道對蘇公言販建陽小紗二百端計道路所經場務盡行抽稅則至都下不存其半宋當慶曆元豐盛時乃權稅之繁重若此國家於臨安許墅淮安臨清蘆溝崇文門各設有權關曹郎而各省之稅課司經過者必抽取焉至於近來內使四出稅益加重爪牙廣布商旅疾首蹙額幾於斷絕矣此輩不足責也吾輩受譏關之任者寬一分則受一分之賜奈何必以滿

絲為能而務浚民之膏血也

國初各省有鎮守內臣其權埒開府藩臬而下不敢抗也近來礦稅之使其體稍殺然如陳增之在山東陳奉之在湖廣高淮之在遼東皆妄自尊大抑縣令使行屬禮然皆不久而敗其它依違而已蓋我朝內臣目不識字者多盡憑左右撥置一二駟棍挾之於股掌上以魚肉小民如徵之程守訓揚之王朝寅閩之林世卿皆以衣冠子弟投為鷹犬逢迎其欲而播其惡於

衆所欲不遂立破其家中戶以上無一得免故天下不怨內使之掊尅而恨此輩深入骨髓也卒之內臣未去而此輩已先敗矣

馬堂初以權稅至臨清鴟張尤甚出入數百人皆郡國無賴少年白晝攫人并邑騷然商賈罷市州民王朝佐不勝忿率衆譟而攻之火其居堂僅以身免其黨三十七人盡斃煨燼中堂自此戢矣高宗至閩數時屢破鹽商之家後因怒一諸生之父廷朴之合學諸生大譟擊之幾不

免火其所建望京亭宋伏署中不敢喘林世卿極力救之且以軟語啗諸生乃散而宋虐斃遂大減曩時所謂小懲而大戒小人之福也攻馬堂者王朝佐爲首時議欲寬之而按臣張大謨撫臣劉易從道臣馬怡皆與堂善遂列朝佐罪狀坐棄市攻高宗者余友人王武部字爲首宋廉知之必欲得而甘心焉當事者莫之應王迺入北太學避之遂登高第一人者其激於義奮不顧身一也而幸不幸乃爾豈非天哉

高家在閩閩縉紳不與往還者不過二三人耳
其他不惟與往還且稱公祖行旁門靦然自附
於子民之末且立石誦功德稱為賢明亦可羞
也蓋吾郡縉紳多以鹽莢起家雖致政家居猶
親估客之事不得不受其約束耳噫天子不得
臣諸侯不得友者果何人哉
文徵仲作詩畫有三戒一不為闈宦作二不為
諸侯王作三不為外夷作故當時處劉瑾宸濠
之際而超然遠引一氏籍沒求其片紙隻字不

可得亦可謂曠世之高士矣當徵仲在史局同
事太史諸君皆笑其不由科目濫竽亦天然分
宜江陵之敗家奴篋中無非翰林諸君題贈詩
扇者以此笑彼不亦更可羞哉
太祖時置一鐵牌高三尺許樹官門外上鑄內
臣不許干預政事八字至英廟時王振專恣
遂毀其牌永樂年間遣內官至五府六部稟事
者內官俱離府部一文作揖路過公侯駙馬伯
則下馬傍立至王振汪直劉瑾時呼喚府部如

呼所屬公侯伯遇諸塗反迴馬避之倒置甚矣
自世宗革諸鎮守內使之權勢大減余宮兩
都曹郎卽司禮監守備極尊貴者皆彼此抗禮
至閩閩稅使高家欲縉紳執治民禮余謝絕之
不與往還在山東爲司理時馬堂陳增之橫皆
與鈞敵不敢有加也但南都守備內臣遇大閱
之時必據中席而大司馬侯伯皆讓之京師內
臣雖至賤者路遇相君亦揚鞭交臂不肯避道
此稍失國初意耳

宦官之禍雖天性之無良而亦我輩釀成之輔
相大臣不得辭其責也當二楊輔政時王振鼠
伏不敢動及徐禧王祐輩逢迎諂媚以保富貴
於是振之威權漸熾商文毅擊汪直疏其十罪
西廠卽日報罷可謂易於發矣而劉尹等繼
之使直之灰復然李獻吉之擊劉瑾閣臣從中
主之闔豎環跪啼泣彷徨無計上心幾移矣
而李東陽持議不堅遂倒太阿以授之卒毒禾
下豈天之未厭亂耶亦小人階之厲也

五雜組卷之十五 終

五雜組卷之十六

陳留謝肇淛著

事部四

詩云善戲謔兮不為虐兮古今載籍有可以資
解頤者多矣苟悟其趣皆禪機也略錄數端於
左

尉有夜半擊令之門者求見甚急令曰半夜有
何事請俟日尉曰不可披衣遽起取火延尉入
坐未定問曰事何急豈有盜賊竊發君欲往捕

耶曰非也然則家有倉卒疾病耶曰非也然則何以不待官曰某見春夏之交農事方興百姓皆下田又使養蠶恐民力不給令曰然則君有何策曰某見冬間農隙無事不若移令此時養蠶寔爲兩便令笑曰君策甚善古人不及但冬月何處得桑尉瞠目久之拱手長揖曰夜已深伏惟安置然周禮禁原蠶而闕廣之地桑經冬不周有一歲四蠶者則尉之言未足深笑也程覃爲京兆尹不甚識字有道人投牒乞執照

造橋覃大書執照一字其人白云合是執照今作昭執仍漏四點覃取筆於執字下加四點與之乃爲昭執庠舍諸生作傳以譏之宋陳東通判蘇州權州事因斷流罪命黥其面曰特刺配某州牢城黥畢幕中相與白曰凡稱特者罪不至是而出於朝廷一時之旨非有司所得行東大恐卽改特刺字爲準條再黥之頗爲人所傳笑後有薦其才於兩府者右叅政曰吾知其人矣得非權蘇州日於人面上起草者

乎

唐蕭員不識字嘗以伏臘為伏獵又一日張九齡送芋刺稱蹲鴟蕭以為鴟鴞答云損芋拜嘉惟蹲鴟未至耳然僕家多恠亦不願見此惡鳥也九齡得書大笑

党進過市見縛勾欄者問汝說何人優者言說韓信進怒曰汝對我說韓信見韓信即當說我此三頭兩面之人命杖之

周定州刺史孫彥高被突厥圍城不敢出廳文

符須徵發者於小牕接入鑠州宅門及賊登壘乃入櫃中藏令奴曰牢掌鑰匙賊來索慎勿與也昔有人入京選皮袋被賊盜去其人曰賊偷我袋將終不得我物用或問其故曰鑰匙在我衣帶上此亦孫彥高之流也

錢良臣自諱其名幼子頗慧凡經史中有良臣字輒改之一日讀孟子今之所謂良臣遂改云今之所謂參參古之所謂民賊也一時闕傳為笑

馮道門客講道德經首章道可道非常道門客見犯其諱多乃曰不敢說可不敢說非常不敢說

洞庭湖濶數百里秋水歸壑惟一條湘川而已僧齊已欲吟一詩徘徊未就有蔡押衙者輒吟曰可憐洞庭湖恰到三冬無髭鬚人恠問之曰以其不成湖也

南燕慕容德時妖賊王始聚衆於太山萊蕪谷自稱太平皇帝父問爲太上皇兄休等爲征東

征西將軍慕容鎮討擒之將斬於馬市有人問之曰何爲妖妄自取族滅父及兄弟何在答曰太上皇蒙塵在外征東征西爲亂兵所害如朕今日復何聊賴其妻趙氏怒曰君正坐此且死如何臨刑猶不改始曰皇后不違天命自古及今豈有不亡之國不破之家哉行刑者以刀鑲築其口始曰朕今爲卿所苦崩卽崩矣終當不身尊號德聞而笑之

虞集未遇時爲許衡門客虞有所私午後輒出

王維集 卷十六
許每往不遇病之因書於簡云夜夜出游知虞
公之不可諫虞歸見之卽對云時時來擾何許
子之不憚煩許大歎賞因薦於朝
唐玄宗登樓望渭水見一醉人臨水卧問左右
是何人左右不知黃幡綽奏曰此是年滿令史
上問何以知之對曰更一轉使入流上大笑
蘇子瞻戲謂佛印曰向嘗讀古人詩云時聞啄
木鳥疑是打門僧又云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
門未嘗不歎息古人必以鳥對僧自有深意佛

印曰所以老僧今日常得對學士坡無以應
魏人夜暴疾命門人鑽火是夕陰暝督迫頗急
門人忿然曰君責人亦太無理今闇如漆何不
把火照我使覓鑽具

劉述字彥思甚庸劣從子候疾甚危篤述往候
之其父母相對涕泣述立命酒肉令候進之皆
莫知其意或問之答曰豈不聞禮云有疾飲酒
食肉可也又嘗其喪服值其子亦居憂客問其
子安否答曰所謂父子聚麀何勞齒及

張丞相天覺好草書而不一識者譏笑之丞相
自若也一日得句索筆疾書龍蛇飛動使姪書
之當險恠處罔然而止問丞相曰此何字也丞
相視之亦自不識詎其姪曰胡不早問致吾忘
之丞相不識其書必於其書中尋之
張由古有吏才而無學術累歷臺省常於衆中
歎班固有太才而文章不入選或謂之曰兩都
賦燕山銘等竝入選何因言無由古曰此是班
孟堅文章何關班固事

齊王好相有稱神相者求見曰臣鬼谷子之高
第而唐舉之受業師也王大悅曰試視寡人何
如對曰王勿亟也臣相人必熟視竟日而後得
於是拱立殿上以視俄有使者持檄入白王色
變相者問其故王曰秦圍卽墨三日矣當發援
兵相者仰而言曰臣見太王天庭黑氣必主刀
兵王不應須臾有人着械入見王色怒相者問
故王曰此庫吏也盜金帛三萬矣相者又仰而
言曰臣見太王地角青色必主失財王不說曰

此已往者請勿言但言寡人終身体咎何如耳
 相者曰臣仔細看來大王面部方正不是箇布
 衣之士
 劉貢父晚年得惡疾鬚眉墜落鼻梁崩壞苦不
 可言一日與東坡會飲各引古人一聯相戲坡
 遽朗吟曰太風起兮眉飛揚安得壯士兮守鼻
 梁坐客皆笑貢父感愴而已
 彭淵材遊京師十年不歸一日跨驢南還以一
 卒挾布囊皆斜絆其腋一邑聚觀以為必金珠

也或問之淵材喜見鬚眉曰吾富可敵國矣遂
 命開橐則李廷珪墨一丸文與可竹一枝歐公
 五代史草藁一部它無所有
 陽伯博任山南一縣丞其妻陸氏名家女也縣
 令婦姓伍它日會諸官之婦既相見縣令婦問
 贊府夫人何姓答曰姓陸次問主簿夫人答曰
 姓戚縣令婦勃然入內諸夫人不知所以欲却
 回縣令聞之遽入問其婦婦曰以吾姓伍贊府
 婦遂云姓六主簿婦云姓七相弄若此餘官婦

若問必曰姓八姓九矣令大笑曰人姓偶爾何足恠乃令其婦出

劉義綦封營道侯始與王濬戲謂之曰陸士衡詩云營道無烈心此言似爲叔父發耶義綦曰下官初不識士衡何忽見苦

張敬兒開府襄陽欲移羊叔子墮泪碑綱紀白云此羊太傅遺德不宜遷動敬兒怒曰太傅是誰我不識

有窮書生欲食饅頭計無從得一日見市肆有

列而鬻者輒大叫仆地主人驚問曰吾畏饅頭主人曰安有是乃設饅頭百枚置空室中閉之伺於外寂不聞聲穴壁窺之則食過半矣亟開門詰其故曰吾今日見此忽自不畏主人知其詐怒叱曰若尚有畏乎曰更畏臘茶兩椀爾御史臺儀凡御史上事一百日不言罷爲外官有侍御史王平拜命垂滿百日而未言事同僚訝之或曰王端公有待而發必大事也一日聞進劄子衆共偵之乃彈御膳中有髮其彈詞曰

是何穆若之容，忽覩鬢如之狀。

唐明皇坐勤政樓上，見釘鉸者呼之曰：「朕有一破損天平冠，汝能釘鉸否？」對曰：「能。」遂整之。既完，上曰：「朕無用此冠，便以賜卿。」其人皇恐不敢受。上曰：「俟夜深閉門，獨自戴，甚無害也。」

紹興末，謝景思守括蒼，司馬季思佐之，皆名。彼劉季高以書與景思曰：「公作守司馬，九作倅想郡事，皆如律令也。」聞者絕倒。

唐王鐸鎮渚宮，以禦黃巢寇，兵漸近，鐸赴鎮以

姬妾自隨，留夫人於家中。忽報夫人離京徑來，已在道中。鐸謂從事曰：「黃巢漸以南來，夫人又將北至，旦夕情味，何以安處？」幕寮戲曰：「不如降黃巢，公亦大笑。」

唐時有士子奔馬入都者，人問何急如此。答曰：「將赴不來，聞達科。」宋天聖中，置高蹈丘園科，許本人於所在自投狀求試。時人笑之。

宋時省試天子之堂，九尺賦，有一士曰成湯當陛而立，不欠一分。孔子歷階而升，只餘六寸。蓋

湯九尺孔子九尺六寸也余憶新羅使人有入貢者見菜花不識問主人人給之云名一丈紅也使作詩咏之末句云五尺闌干遮不盡更留一半與人看噫何中國東狄工拙相去之遠乎又有貴老為其近於親賦其破題云見龍鍾之黃耇思彷彿乎家尊傳以為笑

宋王琪張亢俱在晏元獻幕客亢體肥大琪目乏為牛琪枯瘦亢目為猴琪嘗嘲亢曰張亢觸牆成八字亢應聲曰王琪望月叫三聲一坐為

之絕倒

田元鈞狹而長其夫人富彥國女弟也濶而短石曼卿戲目之為龜鶴夫妻
宋王文康公苦淋百計弗廖洎為樞密使疾頓除及罷而疾復作或戲之曰要治淋疾惟用一味樞密副使常服始不發又梅詢久為侍從急於進用晚年多病石中立曰公欲安乎惟一服清涼散耳蓋兩府在京許張青蓋也
紹興末朝士多饒州人或謂之曰諸公皆不是

癡漢又有監司薦人以關節欲與饒州人或規其當先孤寒監司憤然曰得饒人處且饒人蘇子由在政府子瞻在翰林有一故人于子由而未遂求子瞻助一言子瞻徐曰舊聞有人貧甚發塚爲生發一塚見一人裸坐曰吾楊王孫也裸葬何以濟汝又發一塚見王者曰朕漢文帝也遺令薄葬何以濟汝遂之首陽山見一塚相連先發其左見一人枯瘠如柴曰我伯夷也餓死山中尚有物乎其人嘆曰用力之勤久無

所獲不如且發右塚看何如伯夷曰勸汝別謀於它所汝看我嘴臉若此舍弟叔齊豈能爲人乎故人一笑而止晉庾翼與其兄冰書曰天公憤憤無復皁白近時唐伯虎亦有詩云駿馬每馱癡漢走巧妻常伴拙夫眠世間多少不平事不會作天莫作天雖謔詞亦有激之言也相傳海上有駕舟入魚腹者舟中人曰天色何陡暗也取炬然之火熱而魚驚遂吞而入水是

則然矣然舟人之言與其取炬也孰聞而孰見
之本草曰獨活有風不動無風自搖石磈入水
却乾出水則濕出水則濕誠有之矣入水即乾
何從得知也言固有習聞而不覺其害於理者
可爲一笑

江西有驛官以幹事自任白刺史驛已理請閱
視乃往初一室爲酒庫諸醞畢具其外畫神問
何神曰杜康刺史喜又一室曰茶庫諸茗畢貯
復有神問何神曰陸鴻漸刺史益喜又一室曰
菹庫

諸蔬畢備復有神問何神曰蔡伯喈刺史大笑
曰君誤矣

滄州南皮丞郭務靜性糊塗與主簿劉思莊宿
於逆旅謂莊曰從駕大難靜嘗從駕失家口三
日于侍官幕下討得之莊曰公夫人在其中否
靜曰若不在中更論何事
子思薦苟變於衛侯一日子思適衛變擁篲郊
迎執弟子禮甚恭變有少子亦從子思訝問何
人左右曰此苟弟子孩兒

宋王狀元十朋未第時醉墮沛河為水神扶出
 曰公有三百千料錢若死於此何處消破明年
 遂登第歸以語人士有久不第者聞而効之陽
 醉落河亦為水神扶出土大喜曰我料錢幾何
 曰吾不知也但有三百甕黃齏無處消破耳
 有吝於財者遇一親故求濟以酒一甌錢索一
 條送之二云筋一條血一碗右槌胸奉上伏望鐵
 心肝人留納

有一措大言志一云我平生不足惟飢與睡耳

它日得志當吃飽飯了便睡睡了又吃飯一云
 我則異於是當吃了又吃何暇復睡耶
 唐魏博節度使韓簡性麁率每對文士不曉其
 說心常恥之乃召一孝廉令講論語及講至為
 政篇明日謂諸從事曰僕近知古人淳朴年至
 三十方能站立聞者莫不絕倒
 晉桓溫少與殷浩友善殷常作詩示溫溫後見
 之謂曰汝慎勿犯我我當出汝詩示人
 程師孟知洪州作靜堂自愛之無日不到作詩

題於石曰每日更忙須一到夜深長是點燈來

李元規見而笑曰此是登瀛詩也

何承裕知商州有舉人投卷覽其詩有日暮猿

啼旅思悽之句遽曰足下此句甚佳但上句屬

對未切奉為改之何不云月明犬吠張三婦日

暮猿啼呂四妻舉人大慙而去

安祿山好作詩以櫻桃寄其子作詩云櫻桃一

籃子半青一半黃一半與懷王一半與周贄羣

臣請曰聖作誠高妙但以一半與周贄之句移

在上於韻更為穩叶祿山怒曰我兒豈可使居

周贄之下乎

宋鄭廣以海寇來降授以職官日望趨府群寮

無與立談者廣鬱鬱不言一日晨衙群寮談詩

廣起於坐曰鄭廣隴人有拙詩白之諸公乃朗

吟曰鄭廣有詩上眾官文武看來總一般眾官

做官却做賊鄭廣做賊却做官滿坐慙噓

商則為廩丘尉值縣令丞多貪一日宴會起舞

令丞舞皆動手則但回身而已令問其故則曰

長官動手贊府亦動手惟有一個尉又動手百姓何容活耶

大曆中荊州馮希樂者善伎嘗謁長林令留宴語令云仁風所感猛獸出境昨入縣界見虎狼相尾而去有頃村吏來報昨夜有虎食人令戲語之馮遽曰此必掠食便過

蔡君謨美鬚髯一日內燕上顧問曰卿髯甚美夜間將覆之衾下乎將置之於外乎君謨謝不知及歸就寢思上語以髯置之內外悉不安遂

一夕不能寐蓋無心與有心異也

宋子京留守西都有同年為河南令好述利便以農家藝麥費耕耨改用長錐刺地下種自日至暮不能一畝又值蝗災科民畜雞云不惟去蝗之害兼得畜雞之利尅期令民悉呈所畜羣雞既集紛然格鬪勢不能止逐之飛走塵埃漲天百姓喧闐不已相傳為笑

李載仁唐之後也避亂江陵高季興署觀察推官為性迂緩一日將赴召方上馬部曲相歐載

仁怒命急於厨中取餅及猪肉令相毆者對食之復戒曰如敢再犯必以猪肉中加之以酥聞者笑之

曾純甫當國日有歸止官蕭鷓巴來謁既退有一客至因問曰蕭鷓巴可對何人客曰正可對曾鷓脯曾怒其嫂已遂與之絕

宋葉衡罷相日與布衣飲甚歡一日不怡問諸客曰某且死但未知死佳否耳一姓金士人曰甚佳葉驚曰何以知之曰使死而不佳死者皆

逃歸矣一去不返是以知其佳也滿坐皆笑無何而丞相下世

嘉靖末金陵吳擴有詩名曾有元日懷嚴分宜相國詩一友見之戲曰開歲第一日懷朝中第一官如此便做到臘月晦亦未懷及我輩也吳雖笑而其慙

漢武帝對羣臣云相書云鼻下人中長一寸年百歲東方朔在側因大笑有司奏不敬方朔免冠云臣誠不敢笑陛下實笑彭祖面長身帝問

之朔日彭祖正八百歲果如陛下之言則彭祖
人中可長八寸以此推之彭祖面長一丈餘矣
帝大笑

漢有牛通爲隴西王簿馬文淵爲太守羊喜爲
功曹涼部云三牲備身

簡雍字憲和時天旱禁酒釀者有刑吏於人家
索得釀具論者欲令與作酒者同罰雍與先主
游觀見一男女行道謂先主曰彼人欲行淫何
以不縛先主曰卿何以知之雍對曰彼有淫具

與欲釀者同先主大笑而原欲釀者

侯白在散官隸屬楊素愛其能劇談每上番日
卽令談戲弄或從日至晚始得歸纔出省門卽
逢素子玄感乃云侯秀才可與玄感說一箇好
話白被留連不獲已乃云有一大蟲欲向野中
覓肉見一刺蝟仰卧謂是肉嚙便欲銜之忽被
蝟卷着鼻驚走不知休息直至山中困乏不覺
昏睡刺蝟乃放鼻而去大蟲忽起歡喜走至橡
樹下低頭見橡斗乃側身語云且來遭見賢尊

願郎君且避道

裴玄本好諧談爲戶部郎中時左僕射房玄齡疾甚省郎將問疾玄本戲曰僕射病可須問之既甚矣何須問也有洩其言者既而隨例看玄齡玄齡笑曰裴郎中來玄齡不死也
韋慶本女選爲妃詣明堂謝而慶本兩耳先卷朝士多呼爲卷耳公時長安令杜松壽見而賀之曰僕固知足下女得妃慶本曰何以知之松壽乃自摸其耳而卷之曰卷耳后妃之德也

陸長源以舊德爲宜武軍行司馬韓愈爲巡官同在使幕或譏年輩相懸周恩曰大蟲老鼠俱爲十一相屬何怪之有

于頔聞韋臯進奉聖樂亦撰順聖樂以進每宴必使奏之其曲將半行綴皆伏而一人舞于中央幕客韋綬笑曰何用窮兵獨舞以調頔爲襄師暴虐人呼爲襄樣節度

僧貫休有機辨杜光庭欲屈其鋒每相見必伺其舉措以戲調一日因舞轡於通衢而貫休馬

忽墜糞光庭連呼太師太師數珠落地貫休曰
非數珠蓋大還丹耳

左街僧錄惠江威儀程紫霄俱辨捷每相嘲誚
江素充肥會暑者袒露膏忽見之曰僧錄菟芭張

江曰先生箴粟頭又見駱駝數頭膏指一大者
曰此必頭陀也江曰此輩滋息亦有先後此則

先生者非頭陀也

盧質字子徵性好翫詭為莊宗管訖會醫官陳
玄補太原府醫學博士所司請稿質立莫之末

句云既得厚朴之才宜典從容之職莊宗覽之
久為啓齒

李茂真子從暉為鳳翔節度使因生辰秦鳳持
禮使陋而多髯魏博使少年如美婦人魏博戲

云今日不幸與水草太王接坐秦鳳曰夫人無
多言四座皆笑

康定中西戎寇邊王師失律當國一相以老得
謝同列就第為賀飲酣自矜曰某一山民耳遭
時得君告老於家當天干無一事之辰可謂太

平幸民也石中立曰只有陝西一夥竊盜未獲
滿座大笑

王荆公爲相大講天下水利時有獻策決乾太
湖云可得良田數萬頃人皆笑之荆公因與客
話及之時劉貢父在坐遽對曰此易爲也荆公
曰何也貢父曰但旁別開一太湖納水則成矣
公大笑

東坡謁呂微仲值晝寢久之方出見便坐有昌
蒲盆豢綠毛龜坡指曰此易得耳若六眼則難
得微仲問六眼龜出何處坡曰昔唐莊宗同光
中林邑國嘗進六眼龜時敬新磨在殿下獻曰
號云不要鬧聽取這龜兒口號六隻眼兒睡一
覺抵別人三覺

嘉禾方千里一日會相識張更生千里乃作一
令戲曰古人是劉更生今人是張更生手內執
一卷金剛經問你是胎生卵生濕生化生更生
謂方曰古人是馬千里今人是方千里手執一
卷刑法志問你要一千哩二千哩三千哩

吳給事女敏慧工詩詞後歸華陽陳子朝名儒也晚年惑一妾緣此遂染風疾一日親戚來問吳同妾在側因指妾曰此風之始也

晉康福鎮天水日嘗有疾幕客謁問福擁錦衾而坐客退謂同列曰錦衾爛今福聞之遽召言者怒之曰吾雖生於塞下實唐人也何得為奚脚有小瘡何至於爛一云是党進

有老嫗相讓道其一曰嫗年幾何曰七十曰吾六十九然則明年吾與爾同歲矣

艾子在齊居孟嘗君門下者二年孟嘗君禮為上客既而自齊反乎魯與季孫氏遇季孫曰先生久於齊齊之賢者為誰艾子曰無如孟嘗君季孫曰何也艾子曰食客三千衣廩無倦色不賢而能之乎季孫曰嘻先生欺余哉二千客余家亦有之豈獨田文艾子不覺斂容而起謝曰公亦魯之賢者也翌日敢造門下求觀三千客季孫曰諾明白艾子衣冠齊潔而入其門寂然也升其堂則無人焉艾子疑之意其必在別

館也良久季孫出見詰之曰客安在季孫悵然曰先生來何暮二千客各自歸家喫飯去矣艾子胡盧而退

艾子講道於嬴博之間齊魯之士從之者數十百人一日講文王羗里之囚偶赴宣王召不及竟其說一士怏怏返舍其妻問之曰子日間夫子之教歸必欣然今何不樂之甚也士曰朝來聞夫子說周文王聖人也今被其主殷紂無道囚於羗里吾憐其無辜是以深生愁惱妻欲寬

其憂姑慰之曰今雖見囚久當放赦豈必禁錮終身士嘆息曰不愁不放只愁今夜在牢內難過活耳

燕里季之妻美而蕩私其隣少年季聞而思襲之一日伏而覘焉見少年入室而門扃矣因起叩門妻驚曰吾夫也柰何少年顧門有牖乎妻曰此無牖有竇乎妻曰此無竇然則安出妻曰壁間布囊曰是足矣少年乃入囊懸之牀側曰問及則給以米也啓門內季遍室中求之不得

徐至牀側其囊累然而見觸之甚重詰其妻曰
是何物妻懼甚囁嚅久之不能答而李厲聲呵
問不已少年恐事露不覺於囊中應曰吾乃米
也李因撲殺之及其妻艾子聞而笑曰昔石言
于晉今米乃言于燕乎

齊有病忘者行則忘止卧則忘起其妻患之謂
曰聞艾子滑稽多知能愈膏肓之疾盍往師之
其人曰善於是乘馬挾弓矢而行未一舍内逼
下馬而便焉矢植于土馬繫于樹便訖左顧而

覩其矢曰危乎流矢奚自幾乎中乎右顧而覩
其馬喜曰雖受虛驚乃得一馬引轡將旋忽自
踐其所遺糞頓足曰踏却大糞汚吾履矣惜哉
鞭馬反向歸路而行須臾抵家徘徊門外曰此
何人居豈艾夫子所寓邪其妻適見之知其又
忘也罵之其人悵然曰癡子素非相識何故出
語傷人

虞任者艾子之故人也有一女生一周艾子爲其
子求聘任曰賢嗣年幾何答曰四歲任艱然曰

公欲配吾女與老翁邪艾子不諭其旨曰何哉
任曰賢嗣四歲吾女一歲是長一半年紀也若
吾女二十而嫁賢嗣年四十又不幸二十五而
嫁則賢嗣五十矣非嫁一老翁邪艾子知其愚
而止
齊宣王謂淳于髡曰天地幾萬歲而翻覆髡對
曰聞之先師天地以萬歲為元十二萬歲為會
至會而翻覆矣艾子聞其言大哭宣王訝曰夫
子何哭艾子收泪而對曰臣為十一萬九千九

百九十九年上百姓而哭王曰何也艾子曰愁
他那年上何處去躲這場災難
艾子畜羊兩頭於園羊壯者好鬪每遇生人則
逐而觸之門人輩往來甚以為患請於艾子曰
夫子之羊壯而猛請得闡之則降其性而馴矣
艾子笑曰爾不知今日無陽道的更猛裏
楊素與侯白行道畔有槐樹枯死素曰侯秀才
多能何計令此樹活白曰可取槐子懸之樹上
即活矣素問出何書白曰豈不聞子在槐何敢

死

又一日大雪擁爐白入素急問曰今早有人被蜈蚣咬痛欲死若爲治之白曰可取六月雪水塗之素曰六月那得雪白曰六月無雪此時那得蜈蚣左右服其機警

李寰建節晉州表兄武恭性誕妄又稱好道及蓄古物遇寰生日無餉遺乃箱擎一故阜襖子與寰云此是李令公收復京師時所服願尚書功業一似西平寰以書謝後聞知恭生日箱擎

一破幞頭餉恭曰知兄深慕高真求得一洪崖先生初得仙時幞頭願兄得道一如洪崖肩條無不大笑余嘗讀謝綽宗拾遺錄云江夏王義恭性愛古物常遍就朝士求之侍中何勗已有所送而王徵索不已何甚不平嘗出行於道遇狗枷敗犢鼻乃命左右取之還以箱擎送之棧曰承復須古物今奉李斯狗枷相如犢鼻此頗與寰恭相類耳

姚峴有文學而好滑稽遇機卽發姚僕射南仲

廉察陝郊峴初釋艱服候見以宗從之舊延於
中堂吊訖未語及他事門外忽有投刺者云李
過庭僕射曰過庭之名甚新未知誰家子弟客
將左右皆稱不知又問峴知之否峴初猶俛首
頰眉頃之自不可忍歛手言曰恐是李趨兒僕
射久方悟而大笑

石叅政中立性滑稽天禧中爲員外郎時西域
獻獅子畜於御苑日給羊肉十五斤嘗率同列
往觀或曰彼獸也給羊肉乃爾吾輩忝預曹郎

日不過數斤人翻不及獸乎石曰君何不知分
也彼乃苑中獅子吾曹園外狼耳安可並耶
章郇公得象與石資政中立素相友善而石喜
談諧嘗戲章云昔時名畫有戴松牛韓幹馬而
今有章德象也石因問曰此象何自來
景祐中有郎官皮仲容者偶出街衢爲一輕浮
子所戲遂前賀云聞君有臺憲之命仲容立馬
媿謝久之徐問其何以知之對曰今新制臺官
必用僻姓者故以君姓知之爾蓋是時二院御

史乃仲簡論程掌禹錫也聞者傳以為笑
劉放博學有俊才然滑稽喜謔熙寧中為開封
府試官出臨以教思無窮論舉人上請曰此計
太象如何劉曰要見太象當詣南御苑也又有
請曰至于八月有凶何也答曰九月固有凶矣
蓋南苑豢馴象而榜帖之出常在八月九月之
間也馬嘒為臺官彈奏放輕薄不當置在文館
放聞而歎曰既為馬嘒豈合驢鳴
荆公禹玉熙寧中同在相府一日同侍朝忽有

虱自荆公襦領而上直緣其鬚上顧之笑公不
自知也朝退禹玉指以告公公命從者去之禹
玉曰未可輕去輒獻一言以頌虱之功公曰如
何禹玉笑而應曰屢遊相鬚曾經御寶荆公亦
為之解頤

魯直戲東坡曰昔王右軍字為換鵝字韓宗儒
性饕餮每得公一帖於殿帥姚麟換羊肉十數
斤可名一文書為換羊書東坡大笑一日公在
翰苑以聖節製撰紛冗宗儒日作數簡以圖報

書使人立庭下督索其急公笑謂曰傳語本宮
今日斷屠
秦士有好古物者價雖貴必購之一日有人持
敗席一扇踵門而告曰昔魯哀公命席以問孔
子此孔子所坐之席也秦士大愜以爲古遂以
負郭之田易之踰時又有持枯竹一枝告之曰
孔子之席去今未遠而子以田售吾此杖乃大
王避狄杖策去邠時所操之箠也蓋先孔子又
數百年矣子何以償我秦士大喜因傾家資悉

與之既而又有持巧漆碗一隻曰席與杖皆周
時物固未爲古也此碗乃舜造漆器時作蓋又
遠於周矣子何以償我秦士愈以爲遠遂虛所
居之宅以予之三器既得而田舍資用盡去致
無以衣食然好古之心終未忍捨三器於是披
哀公之席持太王之杖執舜所作之碗行正於
市曰那箇衣食父母有太公九府錢乞我一文
聞者噴飯

唐李文禮累遷至揚州司馬質性遲緩時在揚

子孫各
州有吏自京還得長史家書云姊亡請擇日發
之李忽聞姊亡乃大號慟吏復白曰是長史姊
李久而徐問曰是長史姊耶吏曰是李曰我無
姊向亦怪矣

彭淵材初見范文正公畫像驚喜再拜前磬折
稱新昌布衣彭几幸獲拜謁既罷熟視曰有奇
德者必有奇形乃引鏡自照又將其鬚曰大略
似之矣但只無耳毫數莖耳年大當十相具足
也又至廬山太平觀見狄梁公像眉目入鬚又

前再拜贊曰有宋進士彭几謹拜謁又熟視久之呼刀鑷者使刺其眉尾令作卓枝入鬚之狀家人輩皆見驚笑淵材怒曰何笑吾前見范文正公恨無耳毫今見狄梁公不敢不剃眉何笑之乎

唐陳國張伯偕與弟仲偕形貌一般仲偕娶妻妻新粧畢忽見伯偕自窗外過妻問曰我今粧飾好否答曰我伯偕也妻赧然趨避既出房至姑所又逢伯偕告之曰適見伯伯大羞伯偕笑

曰誤誤我固伯也

白汲與其弟辯生狀貌酷相肖人不能辨一日汲自外歸弟妻以為其夫也迎而呼之不應卽時詈之遂批其頰汲正色謂之曰我乃伯也婦惶愧而退汲自是更其冠以為別異

張思光嘗詣吏部尚書何戢誤通尚書劉澄融下車入門曰非是至戶外望澄又曰非是旣造席視澄曰都非是乃去

盧思道聽陳陳主用觀世音語弄思道曰是何

商人賈持重寶思道卽以觀世音語報曰忽遇惡風漂墮羅刹鬼國陳主大慙

陸餘慶爲洛州長史善議論事而謬於判決其子嘲之曰陸餘慶筆頭無力嘴頭硬一朝受訟詞十日判不竟送案褥下餘慶得之曰必是那狗遂鞭之時嘲之曰說事喙長三尺判事手重五斤

郭功父過杭州出詩一軸示東坡先自吟誦聲振左右旣罷謂坡曰祥正此詩幾分東坡曰十

分祥正驚喜問之坡曰七分來是讀二分來是
詩豈不是十分耶
東坡與溫公論事偶不合坡曰相公此論故爲
驚斯踢溫公不論其戲曰驚安能斯踢曰是之
謂驚斯踢又東坡與時輩議論每每多所雌黃
獨司馬溫公不敢有所輕重一日相與共論免
差役利害偶不合及歸舍方卸巾弛帶乃連呼
曰司馬牛司馬牛
吉州士子赴省書先牌云廬陵魁選歐陽伯樂

或謂之曰有客遙來自吉州姓名挑在擔竿頭
雖知汝是歐陽後畢竟從來不識修

東坡有小妹善詞賦敏慧多辯其額廣而如凸
坡嘗戲之曰蓮步未離香閣外梅妝先露畫屏
前妹卽應歌云欲叩齒牙無覓處忽聞毛裏有
聲傳以坡公多鬚髯遂以戲答之時年十歲耳
聞者無不絕倒

坡公一日設客十餘人皆名士米元章亦在坐
酒半元章忽起自贊曰世人皆以帶爲顛願質

之子瞻公笑曰吾從衆

東坡閑居日與秦少游夜宴坡因捫得虱乃曰此是垢膩所生秦少游曰不然綿絮成耳相辨久而不決相謂曰明白質疑佛印理曲者當設一席以表勝負及酒散少游即往叩門謂佛印曰適與坡會辨虱之所由生坡曰生于垢膩愚謂成于綿絮兩疑不釋將決吾師師明白若問可答生自綿絮容勝後當作飢飽會既去頃之坡復至乃以前書言之祝令答以虱本生于垢

膩許作冷淘明日果會且道詰難之意佛印曰

此易曉耳乃垢膩為身綿絮為脚先吃冷淘後

吃飽飽一公大笑且宴為樂

有宗室名宗漢自惡人犯其名謂漢子字乎曰兵士

舉官皆然其妻供羅漢其子授漢書宮中人曰

今日夫人召僧供十八羅兵士太保請官教點

兵士書都下闕然傳以為笑

田登作郡自諱其名觸者必怒吏卒多被榜笞

於是舉州皆謂燈為火上元放燈許人入州治

遊觀吏人遂書榜揭于市曰本州依例放火三日

慶曆中衛士有變震驚宮掖尋捕殺之時臺官宋禧上言此蓋平日防閑不密所以致患臣聞蜀有羅江狗赤而尾小者其倣如神願養此狗於掖庭以警倉卒時謂之宋羅江又有御史席平因鞫詔獄畢上殿仁宗問其事平曰已從車邊斥矣時謂之車斥御史

嘉祐治平間有中官杜浙者好與舉子同游學

文談不悉是非居揚州凡答親舊書若此事甚大必曰茲務孔洪如此其多蘇子瞻過維揚蘇子容為守杜在座子容少怠杜遽曰相公何故溘然其後子瞻與同會問典客曰為誰對曰杜供奉子瞻曰今日不敢睡直是怕那溘然武帝與越王為親遣東方朔泛海求寶忽期不至乃微服齎絹問卜於孫賓賓延坐末之識也及啓卜卦方知是帝惶懼起拜帝曰朕來覓物卿勿言賓曰陛下非卜他物卜東方朔耳朔行

七日必至今在海中西面招水大嘆到日請詔
之朔至帝曰卿約一年何故一載朔曰臣不敢
稽程探寶未得也帝曰七日前卿在海中西面
招水大嘆何也朔曰臣非嘆別事嘆孫賓不識
天子與陛下對坐耳帝深異之
和州士人杜默累舉不成名性英儻不羈因過
烏江入謁項王廟時正被酒霑醉才炷香拜訖
徑升偶坐拈神頸拊其首而慟大聲語曰大王
有相虧者英雄如大王而不能得天下文章如

杜默而進取不得官語畢又大慟泪如迸泉廟
祝畏其必獲罪雖扶以下掖之而出猶回首嗟
嘆不能自釋祝秉燭檢視神像垂泪亦未已
謝希孟少豪俊在臨安狎娼陸氏象山責之曰
士君子乃朝夕與賤娼女居獨不媿於名教乎
希孟但敬謝而已他日復為娼造鴛鴦樓象山
聞之又以為言希孟曰非特建樓且為作記象
山喜其文不覺曰樓記云何即口占首句云自
遜抗機雲之死而天地英靈之氣不鍾於男子

而鍾於婦人象山知其侮已默然

東坡在玉堂一日讀杜牧之阿房宮賦幾數遍每讀徹一遍即再二咨嗟嘆息至夜分猶不寐有一老兵皆陝人給事左右坐次甚苦之一人長歎操西音曰知他有甚好處夜久寒甚不肯睡連作冤苦聲其一曰也有兩句好其人大怒曰你又理會得甚底對曰我愛他道天下人不敢言而敢怒叔黨卧而聞之明日以告東坡大笑曰這漢子也有鑒識

唐寇豹與謝觀同在崔裔孫門下以文藻知名豹謂觀曰君白賦有何佳語對曰曉入梁王之苑雪滿羣山夜登庾亮之樓月明千里觀謂豹曰君胡不作赤賦豹曰田單破燕之日火燎平原武王伐紂之年血流標杆文山效之作黑賦曰孫臏銜枚之際半夜失踪達磨面壁以來九年閉目座中一客賦青曰帝子之望巫陽遠山過雨王孫之別南浦芳草連天一客賦黃曰杜甫柴門之外雨漲春流衛青油幕之前沙含夕

照文山評月明千里得白之神曰火曰血不免
 著跡或改之曰孫綽賦天台景赤城霞起而建
 標杜牧咏江南春千里鶯啼而映綠又賦黃曰
 靈均之歎木葉秋老洞庭淵明之啜落英霜清
 彭澤升庵改黑賦云周庭之列畢蘇裳如蟻陣
 陳閣之迎張孔鬢似鴉翎
 五代表袁正辭積錢盈室室中常有聲如牛人以
 為妖勸其散積以禳之正辭曰吾聞物之有聲
 求其同類耳宜益以錢聲乃止

婁師德好諸謔則天朝大禁屠殺師德因使至
 陝庖人進肉師德曰何為有此庖人曰豺咬殺
 羊師德曰豺大解事又進鱠復問之庖人曰豺
 咬殺魚師德大叱之曰智短漢何不道是獺遂
 不食

經生多有不省文章嘗一邑有兩人同官其一
 或舉杜荀鶴詩稱贊也應無計避征徭之句其
 一難之曰此詩失矣野鷹何嘗有征徭乎舉詩
 者解曰古人有言豈有笑也必是當年科取

毛耳
唐蘇晉頽之子也學浮屠術嘗得胡僧慧澄繡
彌勒佛一本寶之嘗曰是佛好飲米汁正與吾
性合吾願事之他佛不愛也
丁謂謫崖州嘗謂客曰天下州郡孰爲大客曰
京師也謂曰不然朝廷宰相往往爲崖州司戶
則崖州爲大也聞者絕倒
石曼卿善謔嘗出御者失韉馬驚曼卿墮地從
吏遽扶掖升鞍曼卿曰賴我是石學士若是瓦

學士豈不跌碎乎

張逸密學知成都僧文鑒求見時華陽簿張唐
輔同在客次唐輔欲搔首方脫烏巾睥睨文鑒
置於其首文鑒大怒誑於張公公問其故唐輔
曰某方頭痒取下幞頭無處頓放見太師頭閑
遂權頓少時不意其怒也

張端爲河南司隸府當祭社買猪已呈尹其夜
突入錄廳端卽令殺之吏以白尹尹問端對曰
按律諸無故夜入人家主人登時殺之勿論尹

大笑為別市猪

王聖美為縣令尚未知名謁一達官值其方與客談孟子殊不顧聖美聖美竊哂其所論久之忽顧聖美曰嘗讀孟子否對曰平生愛之但不曉其義曰試言之曰即孟子見梁惠王便從頭不曉此語達官訝之曰此有何奧義聖美曰既云不見諸侯復因何見梁惠王也其人愕然無對

艾子好飲少醒日門人謀曰此未可口舌爭宜

以險事休之一日大飲而噦門人密袖彘臍置噦中持以示曰凡人具五臟今公因飲而出一臟矣何以生邪艾子熟視而笑曰唐二臟尚活世况四臟乎

寶慶初元洪舜俞為考功郎應詔言事論臺諫失職詞甚剴切內有其相率勇往而不顧者惟恭請聖駕款謁景靈宮而已句遂為臺臣所摘謂祇見宗廟重事也而洪舜俞乃云款謁景靈宮而已詞語嫚易有輕宗廟之意遂被洛二官

舜俞乃為詩云不得之乎成一事却因而已失
三官
陳晟知隆慶府奉新縣有富人王允升老而娶
妻徐氏為諸寵所沮當夜不成婚而成訟晟判
云兩家好夫婦方結同心一夜惡姻緣遽為反
目這場公案奸入笑林王允升白髮皤然自謂
力微而心在徐氏女青春過了亦須華落而色
衰始焉草草婚姻終也匆匆聚散鴛鴦小小思
珍偶輸與少年鳳凰寥寥不復聞遂成一夢

治平中省試大舜善與人同賦一舉人見黜心
甚不平其破題云道雖貫於萬世善猶同於衆
人或有善謔者謂之曰以尿罐對油筒宜見黜
落
梅詢為翰林學士一日書詔頗多屬思甚苦操
觚循堵而行忽見一老卒卧於日中欠伸甚適
梅忽歎曰暢哉徐問曰汝識字乎曰不識字梅
曰更快活也

宋樞密文及翁嘗詠雪為百字令詞云沒巴沒

臂霎時間做出暇天暇地不問高低併上下平
 白都教一例鼓弄滕六招邀巽一只恁施威勢
 識他不被至今道是祥瑞最是鵝鴨池邊三更
 半夜誤了吳元濟東郭先生都不管挨上門兒
 穩睡一夜東風三竿紅日萬事隨流水東皇笑
 道山河原是我的蓋譏賈相打量也

王介性輕率語言無倫人謂其有風疾出守湖
 州荆公以詩送之云吳興太守美如何柳惲詩
 才未定多遙想郡人迎下擔白蘋洲渚止滄波

其意以水值風即起波也介諭其意遂和十篇
 盛氣而誦於荆公其一曰吳興太守美如何太
 守從來惡祝鮀生若不為上在國死時猶合代
 閻羅荆公笑曰閻羅見闕請速赴任吳興太守
 宋何承之除著作郎時已老而諸佐郎並名家
 年少苟伯于嘲之常呼為妳母承之曰卿當云
 鳳凰將九子何言妳母何承之
 馮道與趙鳳同在中書鳳有女適道仲子以飲
 食不中為道夫人詬罵趙知令婢長號知院者

來訴凡數百言道都不答及去但云傳語親家
今日好雪

嘉興許應達為東平守甚有循政而為同事所
中得論調去吏民走送哭泣不絕許君晚至逆
旅謂其僕曰為吏無所有只落得百姓幾眼淚
耳僕嘆曰阿爺囊中不着一錢好將眼淚包去
作人事送親友許為一拊掌
唐益州每歲進甘子皆以紙裹之他時長吏嫌
其不敬代之以細布既而恒恐有甘子為布所

損每歲多懷憂懼俄有御史甘子布至長吏以
為推布裹甘子事因大懼曰果為所推及子布
到驛長吏但敘以布裹甘子為敬子布初不知
之久而方悟聞者莫不大笑

唐滄州南皮縣丞郭務靜初上典王慶通判案
靜曰爾何姓慶曰姓王須臾慶又來又問何姓
又曰姓王靜恠愕良久仰看慶曰南皮佐史惣
姓王

唐裴佶少時姑夫為朝官有雅望佶至宅會其

退朝深嘆曰崔照何人衆口稱美必行賄也如此安得不亂言未訖門者報曰壽州崔使君候謁姑夫怒呵門者將鞭之良久束帶強見須臾命茶甚急又命酒饌又命飶爲飯倍姑曰前何倨而後恭及入門有德色揖倍曰憩學中倍未下階出懷中一紙乃贈官絕千匹

北齊王元景爲尚書性雖儒緩而每事機捷有奴名典琴嘗旦起令索食謂之解齋奴曰公不作齋何故常云解齋元景徐謂奴曰我不作齋

不得爲解齋汝字典琴何處有琴可典

山東人娶蒲州女多患瘦其妻母項瘦甚大成婚數月婦家疑壻不慧婦翁置酒盛會親戚欲以試之問曰某郎在山東讀書應識道理鴻鶴能鳴何意曰天使其然又曰松柏冬青何意曰天使其然又曰道邊樹有骨骰何意曰天使其然婦翁曰某郎全不識道理何因浪住山東鴻鶴能鳴者頸項長松柏冬青者心中強道邊樹有骨骰者車換傷是豈天使其然壻曰請以所

聞見奉酬不知許否蝦蟆能鳴豈是頸項長竹亦冬青豈是心中強夫人項下瘦如許大豈是車換傷婦翁羞愧無以對之

伯樂令其子執馬經畫樣以求馬經年無有似者歸以告父更令求之出見大蝦蟆謂父曰得一馬略與相同而不能具伯樂曰何也對曰其隆顛眈目脊郁縮但蹄不如累趺耳伯樂曰此馬好跳躑不堪也子乃止

唐汝南袁德師故給事高之子嘗于東都買得

婁師德故園地起書樓洛人語曰昔日婁師德園今乃袁德師樓

交廣間遊客各求館帖所至迎接甚厚贖賂每處十千廣帥盧鈞深知其弊凡求館帖者皆云累路館驛供菜飯而已有客齎帖到驛驛司依帖供給客不發驛吏曰恐後更有使客前驛又遠此非宿處客曰食帖如何處分吏曰供菜飯而已客曰菜飯供了還我而已來驛相顧莫知所為客又迫促無計吏問曰不知而已何似客

曰而已大於驢小於騾若無可供但還我價直
吏問每二而已其價幾何客曰二五千驛吏遂
歛送耳
有覩隣人夫婦相諧和者夫自外歸見婦吹火
乃贈詩曰吹火朱唇動添薪玉腕斜遙看烟裏
面大似霧中花其妻亦候夫歸告之曰母見隣
人夫婦極甚多情適來夫見婦吹火作詩咏之
君豈不能學也夫曰彼詩道何語乃誦之夫曰
君當吹火爲別製之妻亦效吹乃作詩曰吹火

青唇動添新黑腕斜遙看烟裏面恰似鳩盤茶
隋末劉黑闥據有數州縱其威虐合意者厚加
賞賜違意者卽被屠割嘗聞暇訪得解嘲人召
入庭前立須臾水惡鳥飛過命嘲之卽云水惡
鳥頭如鎌杓尾如鑿河裏搦魚無僻錯大悅又
命嘲駱駝嘲曰駱駝項曲綠蹄被他負物多因
大笑賜絹五十疋拜畢左膊上負絹走至戟門
倒臥不起黑闥命問何意倒地答云爲是偏擔
更命五十屯綿置右膊將去令明白更來還路

逢一知識問何處得此綿絹其說其事大喜而歸語其婦曰我明日定得綿絹及曉即詣門言極善解嘲黑闥大喜命引之適一獼猴在庭命嘲之曰獼猴頭如鎌杓尾如鑿河裏搗魚無僻錯黑闥已恠猶未之責又一鴟飛度復命嘲之因云老鴟項曲綠蹄被他負物多於是大怒命割一耳走出至庭又即倒地命問之又云偏擔復令割一耳還家婦迎問綿絹何答曰綿絹割兩耳只有面

唐初梁寶好嘲戲曾因公行至貝州問貝州佐史云此州有趙神德甚能嘲即令召之寶顏甚黑聽上馮案以待須臾神德入兩眼俱赤寶即云趙神德天上既無雲閃電何以無准則答云向者入門來案後惟見一挺墨寶又云官裏料硃砂半眼供一國又答云磨公小拇指塗得太社比寶更無以對愧謝遣之

唐封抱一任櫟陽尉有客過之既短又患眼及鼻塞抱一用千字文語作嘲之詩曰面作天地

玄鼻有雁門紫既無左達承何勞罔談彼
 高敖曹嘗為雜詩二首云塚子地握槊星宿天
 圍棋開臺壘張口卷席牀剝皮又相送重相送
 相送至橋頭培堆兩眼淚難按滿胸愁又桃生
 毛彈子瓠長棒槌兒牆歌壁亞腹河凍水生皮
 唐元宗達為果州司馬有婢死處分直典云達
 家老婢死驅使來久為覓一棺木殯之達初到
 家貧不能買得新者但得一經用者即得亦不
 須道達買云君家自須直典出門說之一州以

為口實

有人以釘鉸為業者道逢駕幸郊外平天冠偶
 壞召令修補訖厚加賞賚歸至山中遇一虎臥
 地呻吟見人舉爪示之乃一大竹刺其人為拔
 去虎銜一鹿以報至家語婦曰吾有一技可立
 致富矣乃大署其門曰專修補平天冠兼拔虎
 刺

五雜俎卷之十六終

寬文元辛丑歲仲冬刊行
寬政七乙卯歲仲夏補刻

松梅軒

中川藤四郎

河南四郎兵衛

長村半兵衛

同和助

小林庄兵衛

平安書肆

